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八

弼違類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　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　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爲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塞　主上不聞焉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曰君子危　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瞀莫決趨舍矣

平非過論也臣受　國厚恩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爲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爲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以安以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慈恐恭儉能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臣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臣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　陛下自視于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歉憲宗之

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　陛下優爲之
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歲斂一
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内外之
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
有所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非虛語
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責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
安享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
陛下則鋭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
遐舉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

脩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 朝綱法紀弛矣教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頻增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即 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

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言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絕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杌天彝相率表賀建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 陛下正言馬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謏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 陛下狀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有官

守有言責皆所以奠　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　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　陛下之情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挑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是已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憶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　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　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

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
一二事形跡既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
關于臣君道之不正臣請明爲　陛下闢之　陛下之誤
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
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于人而爲性命者此
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
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
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
不能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爲天賜仙桃藥丸怪妄
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

禹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真宗復天書於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搗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　陛下玄修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既無致君澤民

夫士之學壯而行亦非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求必為道也即近觀嚴嵩材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為嵩嫉今為逆本梁材守道守官　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可罪官戶部者至今日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欲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貯求遂術自況深服嚴嵩能相之後猶云彼嵩未得之先而已諸臣以嵩為嚴嵩之順不為梁材之一言者貪求未甚者族日見稱於人者亦以稱所山林聞嚴制矣大依從之言得以事物偕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雖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而得非有所深制其心未能

純然精白使然乎　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
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為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玄修土木之
誤是股肱耳目不為腹心衛也而自為視聽持行之用有
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
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
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視正朝輒宰九卿侍從言
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
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
皋陶伊傅之列相為後前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
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蔭諸衙門帶俸舉凡無

書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厨內庫下之戶工部諸廠藏段絹粮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于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　陛下何不為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為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士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充召募驅緇黃游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塩本色以裕邊儲均田

賦丁差以蘇斂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慱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 陛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于其間 陛下特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如天運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薰爲太和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
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
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繫相繫風捕
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　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
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為諛
小臣畏罪而面為順　陛下有不得而知而改之行之者
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為　陛下言之一反情易
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係決焉伏惟
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停止　欽取銀兩以裕　國計疏　　李春芳

昨者恭覩、、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奏稱邊費重大　國用不足欲乞　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　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尚不贏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　京師之後邊費日增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先朝數幾百倍奏討求請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粮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少

銀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處生民之膏血已罄 國家之
費出無經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處
支持日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 上用則積
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飢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
部所以懇切具奏誠事勢窮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屢 下寬恤之詔 躬行節儉以先天下
海内訢訢方幸更生頃者以来買辦漸多用度漸廣此缺
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輒敢不避煩瀆披瀝上 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望 念國
儲之日乏 懷儉德之永圖 節賞賚以省財用 停買

辦以寬民力如 上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 祖宗舊
制止於 內庫取用至於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之
費庶 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以少甦也

陳愚悃以附餘忠疏　林俊

臣待盡海濵尋中風疾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藥備後事繼聞有西北之報漕輓供億恐煩　聖慮受知四朝叙復起廢者屢屢竟無能久于位以嘗有微勞　陛下新政之召臣衰以老矣又無能久于其位力乞休致顧蒙　賜劄給役給廩歲時存問臣跪辭不允強顏登受臣今氣息奄奄安望久居人世者哉臣自按察使乞歸已無起塋附虛壙臣父墓之傍備納蛻焉前項致仕　恩典及身後塟祭通乞停免以為臣存殁之安臣又倣古人遺直遺表之義僭有獻焉夫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而容之德

之大也若粉墨大辨恐未足以服其心臣伏讀　明詔仰見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斯有悔焉存卹敘復日候而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　陛下儼德堯舜於湯何有哉伏望　聖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聞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撻三五臣容厚綿底衣以重氊疊帊猶狀蓐數月淤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　國體所宜隆有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卒遇　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治間　詔獄諸　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好生打

着問刺虎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
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行來說之　旨部寺覆奏
始有降調之　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典亦齊非
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一事似近循習臣又見去歲以來舊
臣謝遷致仕　劉健為究伏望　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
未去者慰留與數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德重望如維
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韋乞引自近以裨　聖德圖
聖政臣舌梗意長援書難盡無任懸結愛顛之至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寰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兢兢業業乎此制治必于未亂保邦必于未危謹幾微而不離于兢業而不懈為大於其細圖難于其易然後天人交孚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久成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

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搆陷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而 國

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

陛下所以轉移奮勵之者何如耳茲當朝 覲大比之期

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恩化人人切仰擬望不可反幾

失則難濟伏願 陛下汲汲於此時留心焉以為善後之

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謬蒙 聖恩賜之起用擢

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 命以來早夜耿耿無息

國事日非而臣於 國恩有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

臣請畧舉目前之所見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

聖心之憂者為 陛下告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

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望也伏願 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菑為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積弊而至於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暘不雨赤地千里已無秋禾既又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日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恐懼之時也而在 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祥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於安危利菑而以大可憂者為樂邪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

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邪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
先天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
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
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大惡 朝廷之大
蠹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於 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
容不忍即罪 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
惡不可長若止之于微遏之于漸則 朝廷優禮人臣之
體貌未失而勲戚之餘尚不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締
惡蔵毒潛干政柄則群奸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
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尤

所當憂者而不可緩也凡此皆有關人足以失人心而致
危亂者一也夫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
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
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
而至于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
月中凍餓死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廂耳共計五城未知有
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
非 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
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
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于此矣而尚未止

工部續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土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竭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壓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内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于亡國頽　陛下以為鑒戒則宇内生靈之慶也況今北虜跳梁内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於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

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考萬期治隆恢泰是
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致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
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
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
固周召忠君惻懷之心也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
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
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 聖體違和 朝儀間缺 經筵
未講大小臣庶 朝參辭謝未得一覲 聖容數奏復逆
未得一聆 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 天位者艱難之
器非逸樂之具也 陛下一身 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

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 聖躬調順大獲福穰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 覲雝雝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盡委北面拱嚮望 龍顏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于咫尺 天顏之下以伸有孚顒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其言異服列于 庭苑金紫赤綾賞及于方外之士臣不忍 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爲一至於此夫

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
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畀諸近倖之
途雜之臬流品之濫至此極矣且 陛下以天縱之聖資
爲 上天之元子者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
旃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間有天災則山川鬼神
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
之以爲 聖躬之福耶其非 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
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聞風俗所及人起
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
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諫虛懷
納諫其於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　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者
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
而為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為勉強以聽
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蓋人臣持祿保
位者多而忘身以徇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
在　陛下明目達聰鑒別采舍於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
可矣若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

[illegible][illegible]言出而身則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兼脩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獲罪此於　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　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為萬世　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為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任進甘退在園亦必深自晦藏為保身計矣孰敢發法言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說交進　上德不能下逮下情不能　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

見而 堂陛之近即遠於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
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 國勢之安危貽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
難思 今日守成為不易察臣愚悃 覽臣所陳 賜之
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 國家崇禮遇之
恩於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
之路屏邪妄之行 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
道以慰人心以祈 天佑則莊敬日強而眉壽未千億
靈爽照物而忠邪莫可遁逃其為 宗廟社稷萬萬年無
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祝者端在此矣

聽忠言信詔旨以防欺蔽疏　李已

近訪內　承運庫署庫事尚衣監太監崔敏等題稱急缺年例金兩寶珠等項乞令戶部買進以備關領等因隨該臣等懇　請俯賜允　聖旨照先年例買進欽此又該戶部又覆執奏　聖旨務銀買進金上緊催來用欽此臣等恭捧　綸音堅確嚴切已竊度　聖意之難回矣又知再行陳　請必激怒　聖心禍且不測然忠　君愛　國乃臣之素志糾正封駁又臣之職掌尚少益家　國雖生死有不計者豈敢巧為規避遂終緘默臣是以昧死再陳冒犯鈇鉞惟　陛下其矜察焉臣等伏覩　陛下登極之詔

其於金珠寶石等項停止採買而又一欵有云收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用自有餘該部務查照弘治年間及嘉靖初年舊額酌量徵派其以後年分加派者盡行查除將革過數目奏知仍造冊送科備照如各衙門假以缺少為由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者科道官即時參奏治以重罪欽此夫 陛下之出此 詔旨也豈虛假以欺人耶盖誠 留心省節加意 國儲以實心而行實政也是故 成命一頒懽騰海宇以為有 君如此太平可立致矣何數年以來左右近習 請紛紜奸巧百出眩惑 聖聰動稱 國是遂至貢玉買珠不一而足使

詔旨既出而輙更　成命方行而忽易美意良法徒託於
空言社鼠城狐肆然而無忌天下臣民已失其仰望之初
心矣不意又有如太監崔敏等指稱欽差之復行故習雖經
科部執奏　陛下終未　俞允夫政令者人主之大柄天
下之所取信百官之所承式蓋不可以不慎者故易曰渙
汗大號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此聖經之格言　大君所
當慎守而不易也今以　朝廷新政顧可左右夕改朝更
有如此則　陛下詔旨皆為虛文其何以示　大信於天
下乎且尚書為　陛下親信之臣臣等亦　朝廷耳目之
寄　陛下於大臣言之不聽於言官論之不從不知外比

可信從者抑又何人臣等竊料　陛下之意不過曰貴爲
天子富有四海雖買此珠玉所費能幾不知抵璧投珠毀
牀碎瀉在古先哲王我朝　聖祖行之俱有懿矩蓋曰此
等玩好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徒爲移易性情靡費財用以
故棄而不惜方今　國家縱使十分充實　陛下猶當愼
乃儉德惟懷永圖以希哲王　聖祖之芳跡矧今府庫空
虛矣小民困竭矣各處所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矣邊方
年例奏發者撫時省直饑荒求濟者不已司計之臣雖千
方那補百計撐持尚且不給茲以一玩好之故而用數十
萬之費何以區處何以借支況各處錢粮舊欠者奉

詔蠲免新派若催徵未至大倉雖有所蓄贏餘正宜存積
以備經費尚可聽其不經妄用而無繼於後耶方其章
下該部大臣懷懼疏奏以為不可無非省費裕 國之意
而乃不蒙 俞允者蓋由催徵等獻諂希寵惟欲積財貨
以豢私求逞詐懷奸意在假供用以充私橐以致 陛下
惑於邪說而正論不從陷於奸計而忠謀不用誤 國欺
君莫此為甚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肆意希求轉
相欺蔽不至於空人之國不已矣臣等為 陛下切憂之
伏望 皇上念 成命不可紛更大臣所當 信任將該
庫奏討金珠等料 俯從部議申信 詔旨一以昭

陛下之倫德一以全　朝廷之大信其太監崔敏蠱惑
聖心罪在不宥伏乞　速行罷斥楊惠諸臣仍乞　天語
嚴切戒諭使各秉公守法仰承　德意凡　明詔所在除
革者不許妄計阻撓以遂覬覦今後內臣凡有奏　請悉
付所司參詳可否既而該部執奏斷在必行敢有徑請
內批欲遂奸計者即係欺罔並聽該科糾劾重治如此則
命令畫一　朝政肅清雖有權奸不敢欺蔽矣

廣聽納隆委任以登治化疏

周郵

伏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宵旰忘疲形神兩瘁可謂有前代帝王圖治之勤有前代帝王望治之切是固宜任直亮爲耳目以擴其聰明任老成爲腹心以資其謨畫斯固通治之大端大本也夫何比來臣工論事連章累疏殆無虛日而一切漫不加省即此豈　宗廟社稷之福太平有道之象哉臣請摭其甚者言之頃　陛下有命欲爲都督同知陳萬言議造房第節該科道等官余珹等言之尚書等官趙璜等言之　陛下皆一切不省豈以諸臣指萬言爲所貴將沾直以自賢耶昔漢田蚡以外戚請考工地以益

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後乃稍退君子猶識其縱
之於始而徒懲創於後也今萬言所占之恩庇非一所給
之地宅不貲亦足以敦肺腑之親矣乃以公私俱困之際
又欲驅既罷之民於工築之間以滋其窮奢極靡之欲不
幾於以飽食鞠子者耶臣於此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
也頃 陛下以主事羅洪載妄撻錦衣百戶因下之鎮撫
司獄節該科道等官劉濟等言之尚書等官林俊孫交等
言之 陛下皆一切不省豈以諸臣與洪載同臭味故朋
黨以相庇也昔高歡謂鮮卑曰漢人是汝奴男為汝耕婦
為汝織汝何故凌之又謂漢人曰鮮卑是汝作家為汝擊

以治何故娛之若干謂高歡偽醜雖不足語蕩蕩平平之道亦稍有蕩蕩平平之餘風也今洪載所犯特愚戇之過所坐非重大之條固不足以赫雷霆之威矣乃以傳頻飲恨之餘畀之以所願甘心之人於羅織之內以爲責報取償之地不幾於以膏沃助薪者耶臣於此亦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頃 陛下以左右閹監之請屢於 宮闈之內爲齋醮之舉隨該給事中張嵩言之不報又該大學士楊廷和等言之亦徒被 優答未見 明賜施行豈以諸臣類儒生緣飾經義不能助 陛下求福田利澤之美耶昔舜命重黎絕地天通漢文帝詔天下祝釐皆不得歸

福於上而舜文卒為賢聖其後世亦皆引長不替至如崇奉二氏如梁武帝宋徽宗皆覆轍可按柰之何復効之耶臣於此亦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然此特聽納之失也昔魏少府楊阜欲上疏省宮人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杖之且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而與此等為密乎帝聞愈憚君子亦以為知言今廷和等皆以卿輔之職上兼師保之重固宜使之造膝承弼相與都俞吁咈於無間也今 陛下於宮闈齋醮一事徒使閹豎陰柄其議而廷和等既不得與聞於始又不得斡旋於終則 陛下非與此輩為密而於廷和等疏乎唐李德裕論

致理之要以為常令政事皆出中書則天下何憂不理此正端本之論也今 內閣以代言論思之地即古之中書不甚也而 陛下一切處分 內閣或不預於票擬而閹豎憸小時得恣其竊弄則政事非出於多門是又委任之失如此伏望 陛下留神聽納以達群情凡兩京諸臣奏議一切早賜施行毋固於偏私毋怵於欺誕務使天下拭目以觀維新之美仍望 陛下留神委任以崇政本凡一政令必付之 內閣票擬而以 宸斷主之凡二三左右皆不得覬覦掣肘於其間如此則 聰明不至於壅蔽政柄不至於下移而 祖宗重熙累洽之盛不難復矣

一法令以全治體疏　余瓚

照得先該　欽天監官葉湘等題稱躬請　清寧宮後被
災處所看得方位有礙不宜蓋造節奉　欽依着該衙門
預備物料修理該工部議各處財竭民困奏派物料恐非
所堪要將沒官房屋高整着量留數處以備將來別用其
餘變賣價銀以備修理題奉　聖旨是沒官房屋變賣價
銀都准你部裏收貯以備修理之用欽此近該司禮監傳
奉　聖旨東城思城坊把抬巷東首犯人錢寧房屋一所
賞與皇親邵茂住阜城門大街北犯人廖鵬房屋西二所
賞與皇親邵輔等住坐東一所并街南房屋俱賞與奶子

劉氏住該衙門知道欽此隨該工部題稱各處高整房屋
節經奉 旨賞賜 皇親蔣輪蔣山蔣壽蔣泰邵喜邵國
夫人訖止有錢寧廖鵬數處見今 大婚禮在邇將來
三宮戚畹例該賞給房屋創造一舉不堪傷勞派行天下
豈能濟急查得犯人數内王瓛江彬王准三所亦頗相應
合無分給 皇親邵茂等居住所有錢寧等房屋仍存留
以備後來 三宮戚畹賞給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
此臣等愚昧不知所云果准工部所議量留以備將來別
用之 旨乎抑且變賣價銀收貯以備修理小宮之 旨
乎或如司禮監所傳賞與 皇親邵茂等居住之謂乎

復思惟莫知所措竊惟信者君之大寶昔齊桓晉文皆以
霸國亦知以信自守卒成其業況　天子君臨萬方政令
之出朝更夕改天下臣民將何以適從哉　陛下天資英
睿問學夙成法祖意專求治心切臣等固思必不為此也
邵茂等乘誕申弟萌覬覦之心鼓動　宮闈為求索之舉
而　陛下篤念懿親重違　慈訓遂不顧前　言而有此
傳奉也夫邵茂等戚屬之賤近人品之賢與夫劉氏阿
保之恩臣等不知其詳固未敢妄論也但邵茂等叨濫
異恩依承餘蔭已四十餘年矣非不知　累朝憲章也乃
乘時射利鑽刺之術徒知棟宇連雲可愛也獨不念被災

賢妃名號及依住之苦乎徒知　皇親戚畹可得也獨不體將來　三宮戚畹將何以給賜乎徒知以一己之私欲可飽也獨不思　朝廷之大信不可以不守乎況自正德以來姦黨相繼弄權　先帝又加恤幸天下之民敲骨瀝髓已不堪命矣幸而　陛下起自　興藩入承大統中外之民所以仰望　陛下者何如皆以為堯舜可期而三代以下中主不足論也雖然可待而漢唐以來小康不足論也今　陛下臨御幾年矣天下塗炭者未起呻吟者未息邊方警報殆無虛日軍士缺糧動逾數年　閭閻之間言及巡撫白日之內搶劫都城　陛下試思之以為天下果誰

熙乎抑小康乎況近日以來火災屢起黄霧四塞人[illegible]馬變不應生此蓋 陛下聰明仁孝有循治之心故 天心仁愛警戒災異以譴告之也而 陛下所以答之者何如 詔書已下冒濫革矣而今日所陞者 藩邸之牧圉也明日所陞者 藩邸之廝徒也是冒濫可革而獨不革於藩邸舊人矣傳乞罷矣今日所賞者 皇親之莊田也明日所賞者 皇親之房屋也傳乞可罷而獨不能於將祁數家矣蓋 陛下之在興府則興府之人困 陛下之人也今日 君臨天下則天下臣工孰非 陛下之手足乎天下人民孰非 陛下之赤子乎自 陛下一身而言

則郡將之家固　陛下之親也自　祖宗列聖而言則先朝戚畹孰非　陛下之至親乎天下各王孰非　陛下之骨肉乎今天下之困窮已極而饑寒餓殍者誠不知其幾也不聞有賞恤之加而所加恩者惟藩邸之人　九廟之神靈在天而子孫蕃衍又不知其幾也未聞有存恤之典而所賞賚者惟將邸之家夫臣民所以仰望者如彼上天所以譴告者如彼而　陛下所以答之者如此災異可息乎否也　陛下反而思之將以為何如天下後世又將以為何如其於　新政能無少累耶該科所以晝惟夜思撫心焦慮勤勤懇懇不避煩瀆焉　陛下開陳若此欲

陛下撫安生民轉災為福為堯舜之主雍熙之治也而
陛下聞之如石投水乃日已有旨了臣等待罪該科莫知
所謂不敢緘默自昧 上言伏望 陛下留神省察覽狂
瞽之言以天變為當畏以民困為當恤以 祖宗創業之
艱為當念以天下之神器為當惜以心制事以義割恩將
前所 賜皇親邵喜等房屋量加裁省分給邵茂等居住
將錢寧江彬房屋 特降綸音依該部所議 明示存留
以備將來別用仍戒諭邵茂等毋入下人之言毋從 宮
闈之聽安靖保身共享嘉靖之休必不得已只如該部所
議將王嶽等房屋量為給撥仍乞 勅司禮監以後凡有

當行事件務下　內閣及該部詳議可否奏　請施行

得傳奉以籍人口庶法歷畫一而治體可全私恩杜絕

新政可隆矣

戒逸豫以光　聖德疏　　高世魁

臣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　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皆享國長久自祖甲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因罔或克壽始知徽戒者帝王保治之心逸豫者世主危亡之漸也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早　朝勤政日講勤學敬事神祇孝享　宗廟凝神淵默端拱　深宮一念勤惕雖古帝王亦不是過近者孝奉　兩宮觀騎泛舟此又欲以端

陽令節看標 錫宴雖率由舊典自能樽節但臣有意外
之慮 請爲 陛下陳之臣聞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夫
舜以大聖人履雍熙太和之盛漆器細物若無害也而諫
者猶恐其爲後靡之漸至於十人而不止當時不以爲迂
益彰舜德之高明今 陛下之德無愧于舜近日有此二
舉其將以爲逸樂之漸臣待罪言官豈容緘默以自愧乎
舜廷之十臣乎然此實非出于 陛下之本心也左右必
有援 先朝故事請者否則豈能遽移 聖心平日勤慎
之素縱慾而易從耶盖 謨訓功烈盡善盡美者 五
宗精神心術之所在也萬代如見固 聖子神孫繼[illegible]之

孝其或因時成事行於昔而泥于今者亦當通其變而使
民宜之也臣近觀　旨意輙引故事如鎮守鄧文之換
敕則曰這勅原是先朝舊規如太監張忠之乞陞官匠則
曰這陞官授職亦依做先　朝事例則皆近習附會欺
陛下以濟其私　陛下已入其機而不悟矣臣恐自兹以
往巧立機關旁引故事以誘　陛下于嬉于遊于畋于荒
于聲色于貨利于土木于淫巧于紛更者接踵至也臣不慮
陛下無悅心之物而慮　陛下有為物所累之心矣臣觀
正德初年　先帝未有闕德特因左右一二小人之誘日
漸月化卒流蕩忘返不可收拾　先帝初心未嘗其至此

也始而漸漸而化化而成矣夫物迷人逸樂蕩性誠可畏也誠可懼也殷鑒不遠可不加之意哉且　陛下以爲今日之治與舜之時何如在　朝之臣果如九官之相讓乎在外之臣果如百工之允釐乎內之九州果皆康衢之民乎外之四夷果皆有苗之格乎十六相果盡舉四凶果盡除庶績果咸熙四靈果畢至乎臣竊以爲未也方今之時正虞廷君臣更相戒飭之日詎可謂天下盡已無事天位信爾可樂乎哉伏願　陛下存繼休勿休之心嚴無逸乃逸之戒　慎起居以節嗜欲疎近昵以親儒臣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毋以一日二日可樂而以匹夫匹婦或能勝予

則諂諛之徒自不敢肆面欺之詐如昔日之誤　先皇而
臣干　陛下庶幾無愧于士臣之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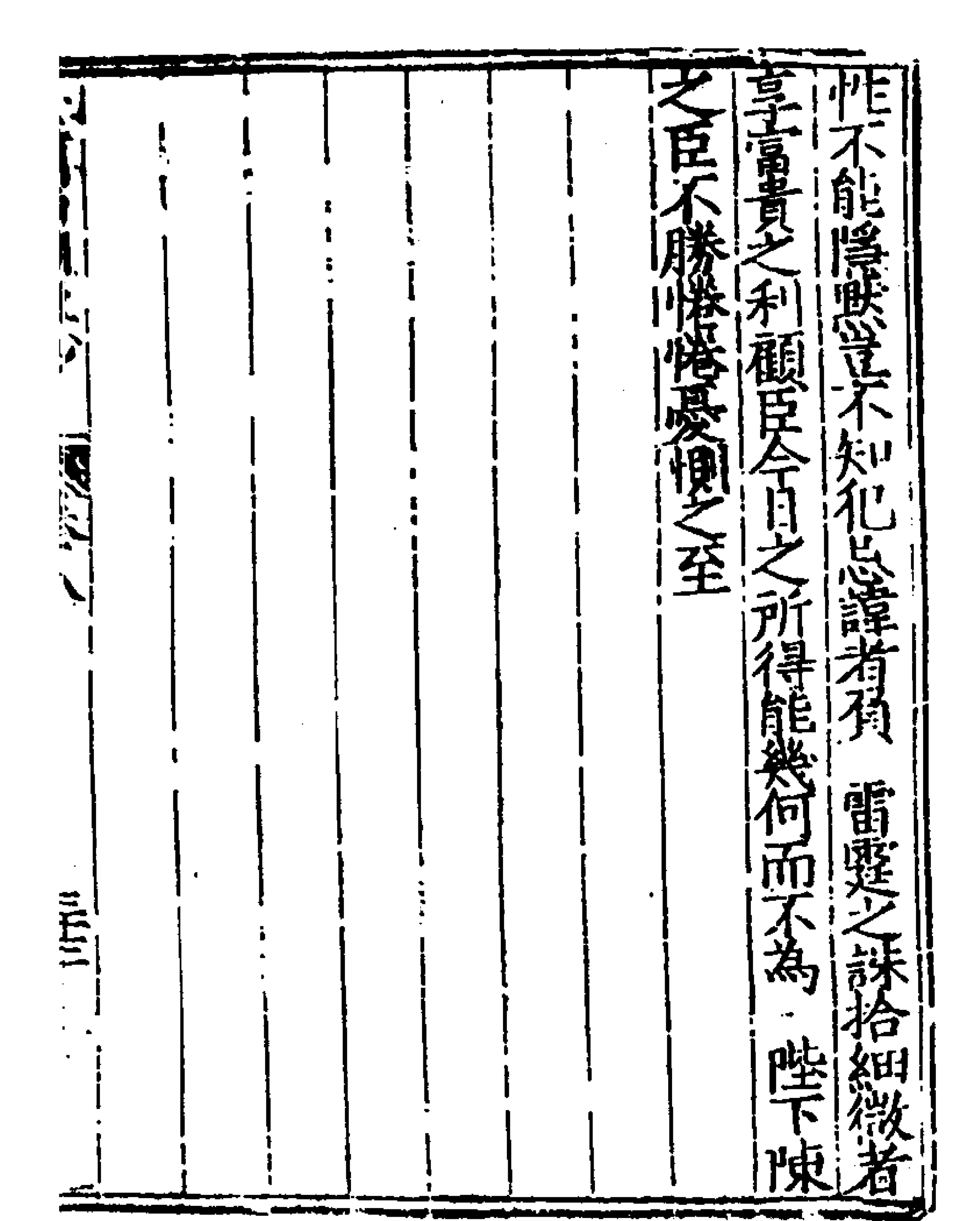
陳弊端以圖美業疏　張達

竊惟　陛下臨御昉二年於茲常累衰多遽之時汛掃紛更一歸憲度使士風頓回　國是大定天心克享臣嘗追而思之此何等精明何等氣象然猶進言者往往以不克終為戒蓋慮夫今圖雖終政成或恐非謂行之未及踰年而舉措遂漸乖背也臣歷觀以往自古人君善始者多克終者寡不暇具數如周穆王唐太宗皆漸致太平而卒之為後世嘆息若然猶脈動幾二十年未有若今日　詔墨未乾而渙汗隨反治效未臻而弊端旋復者也　陛下沼嘗懸遠軼堯舜之上區區周穆王唐太宗顧足異哉方[illegible]

陛下即位首下詔曰 先朝勵精雖切化理未孚茲欲與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一時號令政事煥然可述不但如臣前所名狀而已夫何力行未久 新化消乖事有昨以為非而今以為是人有昨以為不肖而今以為賢變黑為白朝令夕改臣實不知其端臣請以今日之事與初即位與與正德年同甚或有正德年所未有略舉一二言之惟 陛下垂聽 先朝嘗建新寺崇佛教矣而今日之齋醮繁興 先朝嘗嬖倖小臣傳乞矣而今日之爵賞無施 先朝嘗慎內降遵政本矣今日事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也 先朝嘗廢法司略大獄矣今日決之不行於貴近者

非一也朴道會本而責以奏牘豈獎勸忠言降黜之初心
大臣執法而請令回話豈　召用興刑者舊之本意至如
維光封侯將愉中罷陳寓言乞　西安門新宅　先朝賞
賊未有若此之恩寵也廖鵬紫微劉暉保守李隆後差官
就彼勘問　先朝罪人未有若此之縱縱也臧鳳守遼未
追歸　顧今日之外寇多梗山嶺徃徃兵毒流諸郡今日
之潰池有徵也四方萬里災傷洶洶畿甸股肱來卒絕望
民生無聊過
先朝也恆暘風雨目上示沴天變頻仍過
先朝也凡臣下撥拾僅惟疏節皆餘繁苛　陛下非理蠹政
禍民虞國未能罷絕紛紛濫者衛不知幾伏惟　陛下赫然

大奮剛明之威遠覽古今之變行一事必曰吾嘗以此等為　先朝獘政躬親革之矣今何為而復行用一人必曰吾嘗以此曹為　先朝奸人躬親去之矣今何為而復用退　朝之時清閒之燕深惟　社稷之隆規恢億萬之計絕嗜欲之妄使身常強固無以怠惰妄政柄勤學問之功使德常清明無以邪奸竊天機則治何以不若商宗壽何以不若虞舜彼周穆王唐太宗信不足錄矣不然天下之事變無窮　國家之治亂莫測　先朝承　孝皇熙洽之餘今日當正德紛更之後事殊勢亦較然甚明　陛下豈因循姑息不盡反目前之為臣切未見其可也臣顓蒙



性不能隱默豈不知犯忌諱者負　雷霆之誅拾細微者享富貴之利顧臣今日之所得能幾何而不爲　陛下陳之臣不勝惓惓憂憤之至

陳切務以裨聖治疏　王俊民

臣伏見近日　聖治精明　聖斷果決深快天下之人心者有數事焉臣姑舉一二事言之如定國公徐光祚奏討地土已累奉　旨查與人心不無疑慮也續該戶部尚書秦金執奏節奉　聖旨這土地着與民照舊管業欽此又如御史魏有本因申救都督馬永旋被謫降雖累經臣工論救未蒙　俞允人心亦不無疑慮也續該吏部尚書廖紀執奏節奉　聖旨魏有本准復原職欽此此二事者綸音一出人心踴躍稱快臣如此仰窺　陛下有　天地包涵之量焉有　日月照臨之明焉大勢已去而終回事

垂成而終止其視前代史冊業已成之業已許之者萬萬不侔 聖治何精明也 聖斷何果決也是非特泰金廖紀感愚思奮而已凡中外大小臣工孰不乃心 帝室畜脩職業以求無負於 陛下也哉臣以為太平之治可計日而致也臣又因此仰思 聖心於天下之事惟務至當之歸必不厭臣下之言為煩瀆也臣故舉今日之切於聖治者四事伏為 皇上陳之如蒙乞 勑該部議擬施行臣民幸甚天下幸甚 一宥小臣之過切見學士豊熙等謫戍遠方已經累歲 禮部尚書席書奏乞 宥及都督馬永回話又蒙 聖旨豊熙等朝廷自能從寬赦宥欽此

臣於此仰窺 聖意固欲從寬赦還諸臣矣但側聽既久
未蒙慶分乞 勅該部查照前 旨即 賜赦還使諸臣
亦覩 天日之明則四海共享雍熙之治矣 一規大臣
之失近該侍郎張璁任事甚專攻發大學士費宏過失似
非九官相讓百僚師師之風也節該給事中葛鴻御史張
祿等劾奏伏蒙 陛下兩賜優容俱有 温旨勉留是固
聖明信任大臣略其細過之至意也但恐此三臣者各懷
忿恚積日愈久積怨愈深而挾私之計多於奉公之心也
是豈 國家之福哉如蒙仍照葛鴻等所奏當罷黜者亟
賜罷黜當罰治者量為罰治或 召之面諭戒以和衷使

三臣無懷忮憾之私則群臣益成協恭之美矣　一重賞
功之器近該　御用監管為已故太監黃英奏乞　恩典
奉　旨黃富等俱授錦衣衛指揮千百戶等官該部該科
累奏裁減未蒙　俞允臣切以為指揮千百戶等職　國
家所以待有功也今以一人之故而陞七八人之衆以賞
功之器而畀諸無寸功之人懈天下立功之心啓後來援
例之患寔出於此伏望　陛下重賞功之器塞無厭之求
仍照該部該科所奏即　賜裁革著之令典永為遵守使
人無望外之思則各奮立功之念矣　一罷不急之工近
該工部奏稱欲先修　仁壽其餘　玉德安喜景福諸宮

暫停修理又該工科亦奏前事俱未 俞允臣竊惟事有
大小工有緩急矣 仁壽宮者 陛下所以奉養 昭聖
皇太后又出於 章聖皇太后之慈訓事關 皇上孝敬
之大節此工之不可緩者也雖竭天下之財力亦當汲汲
焉為之者矣 玉德等宮則皆在所緩耳今欲一時脩蓋
未免有時絀舉贏之患非 陛下節用愛人之心伏望
俯從該部該科所奏 特敕修蓋 仁壽宮其餘 玉德
等宮暫且停止則財用易給工力易完 皇上孝敬兩宮
之盛德益昭著於天下矣

親政權以折奸防亂疏

許相卿

臣惟天下政權必出於一一則治二三則亂上操則治下擅則亂賢公卿大夫衘奉行之則治匪人僭干之則亂臣嘗稽往迹參近事以此推之百不失一蓋於 今月誦詔令遡政權切慮深疑殷憂大懼繼之涕泣不能自已夫天下之變先事言之言必不信且易徼禍逮事之至言又無及臣言官也是以但取及事不敢愛死伏惟 仁聖察愚忠而裁其罪竊覩 陛下入繼大統 御極未寧啓用耆德嘉納忠讜申敕法守裁抑僥倖竄殛兇邪不旬月間薦徵 祖宗之舊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海內

欣欣引領屈指以期治平曾未再期偏聽私撓紕政乖令
日以益甚殆 陛下明必敝乎剛必懦乎操權未得其術
而陰伺巧移者居中似有人乎臣恐矯誣漸習習實生常
他日矯以蹤大臣矯以逐諫士矯以徵玩好矯以興土木
矯以事邊功矯以擅生殺矯以私刑賞將來之禍不可稱
諱雖有智者恐難善其後矣臣為是懼請得舍其細論其
大者崔文左道罔 上師臣言之設答以知道言官交章
勿論也羅洪載守職逮繫秘獄大小臣工疏十七上而說
不行近又庇崔文之奴奪法司之守罪林俊以違 旨怒
言官之奏擾矣其他事涉中人曲降 温旨於法有礙則

曰免提問於罪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力乞厯
則曰與太錦衣衛百户然則昔登用者今擯棄昔嘉納者
今拂逆昔申救者今沮撓昔裁抑者今牽後此與正德之
初何異而明哲康直之士雖欲盡節竭忠勢可得乎臣聞
俊將為去計矣俊士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其不能留
矣或從懷禄強顏依阿隱忍與近習私人相表裏以媮歲
月之安牽梱之萬分一於不吾逮者其猷為識趣是亦私
人近習而已矣然則　陛下將獨與近習私人共理天下
乎天下且帖然乎臣又必知其不能一日安也夫今之天
下寧堪此輩再敗壞耶譬之人身在　武宗時病已阽危

傷生縱欲有旦夕不救之虞然元氣猶壯一劑適中可以立起何也承　孝廟之澤也其在今日病雖稍蘇元氣穗甚不必酒色七情百毒攻之也寒燠惑節飲食不時遂至長已何也承　武宗之禍也故厲精圖治舍已從人庶幾可以望治而况群小竊權紊政以趣之哉亂幾已形臣言今晚矣伏願　陛下憬然覺悟收還威柄用大舜勿疑之勇用齊威烹阿之斷取弄權干政尤無良如崔文者　勅送法司處之重典以塞人心警其類然後務學親政遠色去讒綏留故老延訪忠言解察民隱　宮府一體上下一心則德可堯舜治可商周功可　祖宗　陛下享無疆之

祚群臣與衒諧之榮近習私人亦得以同樂和平矣否則

人心將去　天命難忱固　陛下之憂亦群臣之羞近習

私人亦非便身之圖也臣實畏之

宥言官戢憸士以杜亂階疏　鄭慶雲

臣等近覩　朝報內監禮科給事中劉宸劾奏太監崔文亦自行奏辯不數日劉宸有調外之　命遠近傳聞各相驚歎夫崔文　陛下左右之臣也職宜引　君當道為國惜財顧乃倡與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錢糧不可勝計罪彰彰矣劉宸為　朝廷耳目之官彈劾是司忠在糾邪心存愛　國　陛下不思寬容獎用訓諭若遺是　陛下以崔文一人之故而逐言官塗　國家之耳目拂士大夫之公論壞　祖宗之成法塞天下之言路皆在此一舉矣諺曰教女以潔尚恐不潔而况教之以不潔乎教臣以忠

尚恐不忠而況教之以不忠乎今 陛下選用臺諫專以
言責之今復以言罪之將見人皆以言為諱自此以後萬
一有姦臣逆子竊發不軌以圖危 社稷誰復肯為
陛下言乎夫天下之禍恒起幾微慎始防初不可不謹昔
武宗皇帝在 御之日逆瑾一內臣耳 武宗寵之科道
官從而論之 武宗復從而怒之斥之械繫之在朝之臣
動觸禍機舉各緘口閉舌莫敢言其過於是逆瑾徐起挾
天子之威柄以震動天下之人心其基積勢成危亡不摶遂
誅夷逆瑾賴天祐 皇明元惡就擒不然則今日天下之
事又不知何如也 國家宦官之禍一見於王振再見於

曹吉祥三見於逆瑾雖奸謀弗遂　國非其國矣此

陛下之所知而亦僅文之所習聞者也臣等謂今日崔文之惡不減必將與三逆豎同　陛下當爲　國家計崔文亦當自爲身家計不然則非臣等所知矣傳曰星星之火易於燎原涓涓之滴易於溢決今乃不知撲塞而後借起之後將何極夫小人輩之所以竊取權柄擅作威福布圖富貴乞求恩澤旁伺左右者無非指回顧却走而不敢竊發者以　朝廷有言官在耳恐一遭彈劾罪無所容也今

陛下罪一言官則彼小人者益紛然而起自以爲得計凡可以遂己私圖己利萬一如臣等前所云者無不爲之矣彼

將謂此後諫官必不敢言而已不必有所畏憚也如此不亦可懼可憂也乎臣等又伏覩 陛下登極新詔凡在先朝有因以言得禍於死者贈官敘蔭於存者敘復超遷振作士氣開廣言路實 中興第一美事不意一二年間至此極也況今天變遣於上人事乖於下四方饑饉賊盜生發此正 陛下脩省 召求直言之日奈何復舉動若是乎伏望 陛下即將劉泉 召回照舊供職崔文早賜罷斥毋使其惡日深爲 國重患且致天下之人窺見陛下不能容言受諫縱惡長奸親小人而遠君子也 臣等待罪言官義無嫌避行懇之言惟 陛下采納焉

慎政令以崇國體疏　　劉思賢

臣等於隆慶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伏見都察院等衙門接到 內閣傳奉 聖諭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調假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致傷和氣着厰衛緝訪來奏欽此欽遵臣等仰見 陛下遇災知懼保安圖治之盛心也臣等待罪臺端於諸臣政事不調干召災沴不能糾正致煩 九重嚴命儆惕有加臣等愧死無地尚復何言但厰衛緝訪一節實係 國體安危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夫天下之政猶之一身 天子元首也輔臣腹心也部院股肱也科道耳目也恭惟 祖宗立法以

機務付腹心之臣以斡理付股肱之臣以糾劾付耳目之臣用即弗疑疑即弗用而人主從容高拱鏡鑑自得 上焉推赤以御下而下不懼下焉輸赤以奉 上而上不猜一體相成泰象斯舉此時廠衛之設止於盤詰奸宄譏察非常而官員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毫髮不得干預 祖宗之制盖甚善也後因奸倖肆權刱署西廠潛奪 威福流毒縉紳 先帝即位首鑒此弊一洗更新故四十五年以來百司庶府莫有敢欺亦莫有忍欺者相孚相與之情真可以媲都俞吁咈之盛矣設令部院有不能盡職之臣而科道等官不能糾舉在三四輔弼日侍 左右自足備觀

聞資 鏡照奚必以咨訪之權付之廠衛哉且訪曰暗訪則事必宜秘恐以是爲非以無爲有何不可爲往日西廠之事可鑒也况廠衛既得以訪部院則部院之位望日輕輔弼之忠倘難逆 陛下不惟疑股肱疑耳目疑腹心矣數者并於疑心所信者獨廠衛耳疑既多則臣下之情阻信既獨則壅蔽之患生此端一萌可爲寒膽方今 聖明在上如大陽當中群陰退伏即廠衛諸臣固未必敢私作喜怒仰負 任使然彼霜堅冰勢以漸至 陛下以耳目寄之群小群小之中萬一有萇英王瑛者鼓煽其間雖使呂強復生而臣等能保其不蹈前轍乎此大小諸臣所以改

觀易聽而不能自安其職業也伏覩 皇上推至誠以體
群生 本大公以弘聽納部院政事不調 明加譴責或
令科道等官指實參 奏下輔臣計議恭候 宸斷其暗
訪一事再三 聖明酌議臧否施行厰衛諸臣有乘機收
置奸徒妄生事端希張氣燄者仍許臣等訪實參究則群
疑自釋庶職畢脩 明良交泰實在於斯臣等不勝隕越
祈懇之至

摭善端以充聖心事著舊以保至治疏　　陳相

臣聞天下之政不出於一而人君之心惟在所養然養之之要惟在於善端發見之時擴而充之使用人行政亦莫不然則施之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臣待罪諫垣日者見科道為諫都督陳璇等請荷蒙 聖恩免究鴻臚寺宣讀六科十三道諸臣謝 恩仰窺 聖心聰聽之下若有大不安者臣以為此 陛下本体之明也又觀昨者百官早朝侍班天雨驟至 陛下即宣鴻臚寺免其奏事此 陛下不忍人之心也大小臣工孰不稱慶以為推此而治于政何有夫何仁心獨見於明廷而天光不照於

聖諭臣敢以近日之事數之萬言　欽賜房屋　陛下不忍之恩也而尚書趙璜因而認罪郎中葉寬等以之繫獄者為不用恩焉耳陶浮革去管事　陛下本心之明也而太監芮景賢之慰留知府郭九皋之被逮者為不用明焉耳崔文左道亂正王法之所不赦言官交章論劾　陛下不忍罪之而反忍於奪法司之權求總督耆舊大臣如林俊者一旦致仕李昊夾帶私鹽律例合當有罪御史累以奏辯　陛下竟不察之而反惑於聽撫臣之詐以致盡職小官如程景賢者久禁滄獄尚書言官之表率事體所關非輕章奏不敢不慎今　陛下大自回將話來則曰且不查

況是果敬禮大臣之道耶科道　朝廷之耳目設官以諫
爲職風聞不敢不奏今　陛下貶斥加於前罰俸繼於後
是禁其開言路之道耶臣恐自今以往林林後去而九卿之
心灰矣蔡毅等罪由有司之體解矣鄭元星之被擊則守
牧地方者寒心羅汝道之役誠則縣諸潛臨者從膽天下
臣民以爲如此而可安如此而取敗如此而見賞如此而
受罰其不相率於苟且將就之習者幾希當此之時
陛下高拱穆清之上深居法宮之中聲色雜於前便佞諛
於後閹宦弄權而怙勢戚畹恃寵以張威臺閣不得預政
科道不敢盡言　陛下雖有堯舜之資湯武之志必不能

脫正德之余習而成嘉靖之新政矣況今邉方軍餉在在告乏留都民疲家家未保而地震水旱之迭見盜賊蝗蝻之四出此正　上天示戒之意君臣修省之秋也及今不圖末流安救臣若嘿罪不言　陛下以臣為何如職天下以　陛下為何如主而我　太祖在天之靈亦不瞑於地下矣伏望　皇上推不忍之心擴本明之德在深宮此心也對大廷亦此心也待近臣此心也待遠臣亦此心也覽子思致曲之言誦孟軻善推之語不溺於聲色不惑於近習誠心任賢虛心納諫慰留林俊以全起用之初心釋放葉寬等以昭天下之公議辨明郭九皋等之寃獄免除李

經筵講之司俸時　親內閣曰　御經筵如此則　聰明
天啟而雍熙之化以臻　聖德日新而堯舜之君可並矣

停工作罷織造以固邦本疏　　張漢卿

竊惟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君民上下相爲一體故民安則國本固而隨以安民危則國本顛而君未有能獨安者古之帝王嘗已裕民日慎一日深圖不見之怨所以自爲社稷計也近該南京守備等官徐鵬舉等侍郎孫應奎給事中曾鈞等御史宋世賢等各處巡撫都御史李充嗣何天衢陳鳳梧孟春巡按御史趙光田美鄭光琬黎貫俞集林鉞范永鑾等知府馬曾田賦曹閔龍誥于貴胡纘宗等衛所指揮等官張勝軍餘許聰等各奏告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河南四川等處地方各被十分重大災傷

亢旱逾時繼以霪雨或狂風驟作江湧海溢或時疫流行
闔室病死即今蘇湖淮鳳之間洚水橫流棨民廬舍一望
成湖或依岡附木以居或茹草剝樹以食或鬻賣子女僅
得二三十錢或鬻一妻僅得銀數錢者甚至無人收買委
之通衢而去抱之投水而死郭門日昇死屍五六十人骸
骨枕藉白日無烟而湖廣地方父子夫婦兄弟或賃食無路
一時自縊困窮之極甘就死地豈惟四方近御史盧璣奏
稱畿甸之間隆冬男無完衣婦穿暑布遮道號哭不忍見
聞豈惟畿甸京城通衢委巷乞丐男女數多裸體骨立深
夜號呼雖　九重深閟靜亦可徹中官貴戚誰不見聞至

於白晝通都盜賊公行淮揚淮徐之間嘯聚已至數千水
勢未消二麥未種來夏艱窘衣食秋成又未可知救濟之
策今已窮從此將來之憂尤有甚者頃年各處豐歉雖或不
同乃若無一郡不被之災無一年不災之處離析殍亡百
餘年來未有如此之極也仰惟 皇上祗畏天戒勤恤民
隱特從輔導大臣及部院科道之請發太倉之金截歲漕
之粟不急征稅一切停止且責撫按等官用心賑濟務使
小民得沾實惠 綸音儆惻聞者感泣雖堯禹之心不是
過也但惠民之政方行而厲民之事已至致 陛下徒有
憂勤之名小民不蒙 恩惠之實則爲 皇親陳萬言之

營建第宅差大監吴勲等之蘇杭織造勞民傷財可已而不已也且土木營繕不急之務近以災傷奉 命一切停止而萬吉新宅 尤不急之大者則必行而不已雖經該部執奏科道論列未蒙 俞允即今深冬寒沍疲勞萬卒爇火呵凍汲汲完美甚至于一木用銀七八十兩畢工之費不知幾百千萬見今工部缺乏之錢糧各項物料未免派辦困窮之民豈復堪此且近日多官議派 内帑太倉至無可發之銀多方湊借得二十萬兩萬吉之宅其費如彼若移以救民全活何止千萬餘家顧以一時營建百萬生靈之命亦何忍而為此乎况邸報相傳四方災變萬言

亦有人心者乃欲恣逐欲恬不顧遐又豈萬言之福哉昔
我　太祖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嘗謂侍臣曰朕夙夜
兢惕弗遑寧處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得已而後為之
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夫　太祖之時財力百
倍于今　宮殿興作且不敢侈　陛下為徹里興作槩不
量時宜而為之可乎臣等以為此大不可不已者也清寧
剏卷不急之差近以災傷奏　命一切停止而內臣織造
之差尤不急之大者則已革而復請雖經科道交章諫止
內閣大臣九卿等官相繼執奏未蒙　俞允內外喧嘩驚
嘆率謂先年織造中官厯害地方蓋自京畿直抵蘇杭水

陸舟車往來騷驛民間雞豚索然杼空祭隨人等着利為
害不可勝言 詔書裁革實快人心今者群邪競進賄賂
交通左右嬖倖之人囊營鑽發復開前隙 陛下誤從其
請 親批御翰力拒忠言此豈 國家之利哉昔我 太
宗服澣垢之衣語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有
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 因備稱 太祖見 高皇后躬
補緝故書曰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故常守 先
訓不敢忘夫 祖宗循儉惜福實乃家法 陛下正宜恪
守率行崇尚恭儉遡遣宦官非開奬端、擾生靈上累
聖德臣等以為此尤大不可 不已者也況先王一民之饑

則猶已饑之一民寒則猶已寒之今旱沴之災遍於天下豈止一民之饑寒 陛下為民父母廼忍忽天變棄人言以興工織造為急萬一宇內困窮盜賊聯發未免上廑宵旰之憂何乃重服飾愛戚畹而忘天下之大計乎邇者大學士楊廷和等議能織造 陛下廼以其擾執拗拒之且數奏而意未從夫內閣大臣以輔導為職即古之三公坐而論道者也一切政務宜與圖可否而後行之今謀議既不參預至其有言批荅如此豈君臣協心圖治之道乎昔 仁宗賜大學士楊士奇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謬仍 俞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凡政事缺失或群臣

言之朕未允或卿等言之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
丹悃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缺政民無
失所夫　祖宗以繩愆糾謬求臣輔之益　陛下以其壅
軌拗塞忠誠之路以此消　天變召和氣臣等未之聞也
即令奸小并與于內而政治日非災變疊見于外而生民
日苦不圖嘉靖昇平之望顧猶出於正德所未有者乎此
又臣等之深憂也伏願念　天心儆戒之重思下民蕩析
之艱將陳萬言房屋工作暫且停止待豐稔之年再行從
省計議其見差織造人員　俞令內閣不必撰寫　勑書
即　賜停止仍查實緣夤緣近幸之人并投託叅隨人等

戍　潮建以足邊備見今時漸沍寒土木工作亦難動手就令做造不無速成不堅靡費錢糧如　聖諭已定工不可停前籍沒鄭勛等家財亦有數萬餘而見貯　承運庫乞　物該庫將前項銀兩發去各工應用其光祿寺戶部錢糧萬難那借如此則　皇上不惟遂祐　國康民之心而又得安內攘外之道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愚切竊中內二十餘年常恐一旦溘朝露填溝壑無以為補報之地敢因職業所係冒死　上陳伏乞　聖慈特寬斧鉞之誅　俯賜芻蕘之採臣愚萬死不勝幸甚

經費浩繁工作疏　劉魁

臣待罪部郎近奉本部劄付恭蒙改建祐 國康民 雷殿委臣管理琉璃窯黑窯做造瓶瓮等料工作臣雖庸愚敢不竭力效勞仰稱 德意臣前奉部劄內開欽奉聖諭恭建 大高玄殿柘房起蓋 大字川堂 陽德門登豐門委臣管理兩窯工作做造瓶瓮等料前後用過黑鉛紅銅二萬餘斤該價銀一千二百餘兩木柴九百五十餘萬斤該價銀一萬七千七百餘兩工作匠做過六萬七千一百餘工該顧工銀四千六百九十餘兩至甘子土馬牙石煤炭等料雖撥從各撫道亦是額派腳價所費又不知

幾何而靡如此其他木石等項工作更百倍於茲從可知
也以上各工尚俱未完今又有　雷殿之設近該　内官
監會派各作額匠二千名每日該工食銀一百四十兩顧
夫三千三百名每日該工食銀一百二十餘兩至銅鉛并
木柴等項物料又百倍於茲從可知矣本部因見錢糧無
措題奏暫借光祿寺供用銀而戸部見貯御償前来應用
臣思得光祿寺錢粮乃　上用之數戸部錢粮又濟邊之
具豈可那借別用且　廟工未建每切　聖心况虜毒連
年仰厪　聖慮須是財用充足方克有濟臣愚萬死伏望
皇上將前　雷殿工作暫行停止責令所司査蓄財用以

通行拏送法司問罪其應用　龍衣等項查照該部原議
止行彼處撫按衙門依時督造供用務使不缺永為定法
毋不必議差内官以開弊端尤望體　祖宗敬　天恤民
與其委任大臣之意凡一應事宜務從　舊制而與内閣
議擬然後施行其九卿科道凡覆奏執建言等項　留神
鑒覽使天下政務一出正大之途左右群小不得抵間請
乞以紊　朝廷庶幾君臣之情上下流通和氣可致災變
可消邦本永固矣

慎予奪以全大體疏　雷應龍

臣惟予奪者　朝廷之大體也予所當予則足以勸天下之善奪所當奪則足以懲天下之惡當予不予當奪不奪則為予奪失宜予所當奪奪所當予則為予奪顛倒非惟沮善長奸而　朝廷大體所損非小也臣姑以昨日所見二事言之吏部為順時令宣治化以彰　聖德事將因誕劾及言官事議禮致仕降調已故為民允宜尚書等官楊旦等起用寬釋優恤復職緣由擬議上　請無非順陛下前旨該部看了來說之仁心也户部為遵例舉中正課接濟邊儲減削塩引虧陷民商資本乞　恩請給原塩

以蘇商困事將投托勢要報中引鹽虛出通關攪擾鹽法奸商李勲等下法司提問從重發遣緣由參詳七 請無非將順 陛下前旨照舊例查革再來奏擾重治不饒之義斷也 陛下正宜充仁義之初心完予奪之大體則何善之不勸何惡之不懲哉今於吏部之議則 曰罷於戸部之議則 曰李勲等充送問大楊旨等天下之所謂賢也李勲等天下之所謂奸也賢者棄而置之奸人遂而宥之不將近於予其所當奪奪其所當予乎二 旨偶同一日臣已不勝疑愕其何以傳天下示後世也夫三代以後賢人君子多見譴斥或多不能盡其用而奸偽小人往往

得志如楊旦以下諸臣及李勲等似亦無足深惜臣所深

惜者　朝廷予奪之大體耳況是舉也使楊旦等重增其

名李勲等厚罔其利而　朝廷獨受予奪之失然則臣之

此言豈區區為楊旦輩及李勲等計哉伏望　陛下移眷

李勲等之心加諸楊旦凡諸臣移眷楊旦輩之心加諸李勲

諸人仍　勑吏户二部將楊旦等生者起用死者存恤將

李勲等查革盡行仍送法司問罪則予奪適宜喜怒中節

朝廷之體不虧而天下之善惡知所勸戒矣

納忠言罷採辦以紓　國計疏　　詹仰庇

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衆非聰明聖智鮮有不爲玩好所惑者然貴乎悟之早而止之亟也昔仲虺戒湯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武非不明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不邇不殖喪德喪志戒之惟湯武能受二臣之戒則益絕去玩好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爲臣民之主至今稱之若夫昏庸之君侈心一生遂不可遏雖有忠臣進戒拒而弗納由茲恣意縱欲財耗民窮欲其保　宗社於無疆之休也難矣切見前者　勑下戸部買辦珍珠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無不仰頌　聖

德謂能悔之早而止之亟也邇來復有採辦之 旨戶部
不敢違 命廣用價值市之以 進而臺諫交章論列臣
疑其必 溫詞容納決意停止及接 聖諭則曰庫內缺
珍珠著戶部買些來你每如何這等說姑不究夫 陛下
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玩好珠石所費無幾臺諫之臣似
不當過計以煩瀆 聖德也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臺諫
之所汲汲不已於言者亦以漸不可長故也今事既往言
復不聽臣當將順 君德亦何事於言哉然竊謂臺諫未
有論議之先 陛下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止之後
陛下玩好之心遂當悔悟顧乃不降 旨罷免而反司

惑竟究臣恐　陛下玩物之心若有漸讒諛之言閒闢由此
群小得以乘間投欲四方因以遠索　貢獻其將將有不
可勝言者也　臣聞珍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因　陛下
索之愈急則彼益價愈高珍珠數兩費金數千寶石一顆
值銀數十以有用之　國費實無用之玩物果何益哉況
今南北多事之秋正　國家財用之際兩廣缺餉邊　請
再此當事者尚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其　請而一欲珠
石遂無惜萬金之費是何視土地人民之賤而珠石之貴
也災異荐至男化女形天之所以儆　陛下者章章明矣
惟亟收尚節儉痛加修省以答天心可也乃聞災異之疏

昭無儆戒復有採辦之 命欲其天意眷祐轉災為祥不
可得矣伏乞 陛下以湯武為法 大嘉臺諫之言 明
降傳兆之 旨今之既買進者則已若買而未足者則停
罷之後或有以玩好之物陳之獻 陛下之耳目者必嚴
以斥之如此則心無不正身雖不修誤之於昔猶能改之
於今也上天儆戒之意可答臣民仰望之心可慰矣天下
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惓惓用知忌諱冒干 天威無任
激切悚懼之至

崇節儉以隆聖德疏　　魏時亮

欽惟　皇上登極至今　節儉之德聞於天下　昨隆慶元年十二月內該　內閣傳奉　聖諭戶部未見在庫銀兩若干數幾年用該部以銀數僅彀二箇月餘上　聞計一年之內尚欠八九箇月沿邊百萬軍士餽餉無從給發荷蒙　皇上軫念　親灑宸翰　特賜聖旨這銀兩軍粮如何缺乏之至此朕於各樣用度上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你每還宜悉心措處以濟國用欽此大哉　聖謨真　宗社無疆之福四海億萬生靈之福矣何者今天下空虛極矣四海百姓困窮極矣所謂僅彀二箇月餘者尚

以太倉銀庫言之若各衙門與各省直之府庫即正支外求一月之餘積有不可得故昨者 賞邊借之 皇上內庫銀兩又責差三四御史徧括天下之財以補隆慶元年蠲免之數尚不敷用我 皇上軫念缺乏至此者但言戶部之缺乏而尚未知天下之缺乏之為尤甚也乃若天下百姓則啼饑而號寒者徧野流離而輾轉者盈路加以今歲各處荒旱南自閩浙北自淮鳳西自川陝愁苦怨嘆之狀在在皆然此真民窮將有盜起之時臣下皆當危懼之日所在官司欲發倉庫以賑之而在庫無可賑也欲 請內帑以給之而 內帑無從給也夫民窮莫可為救又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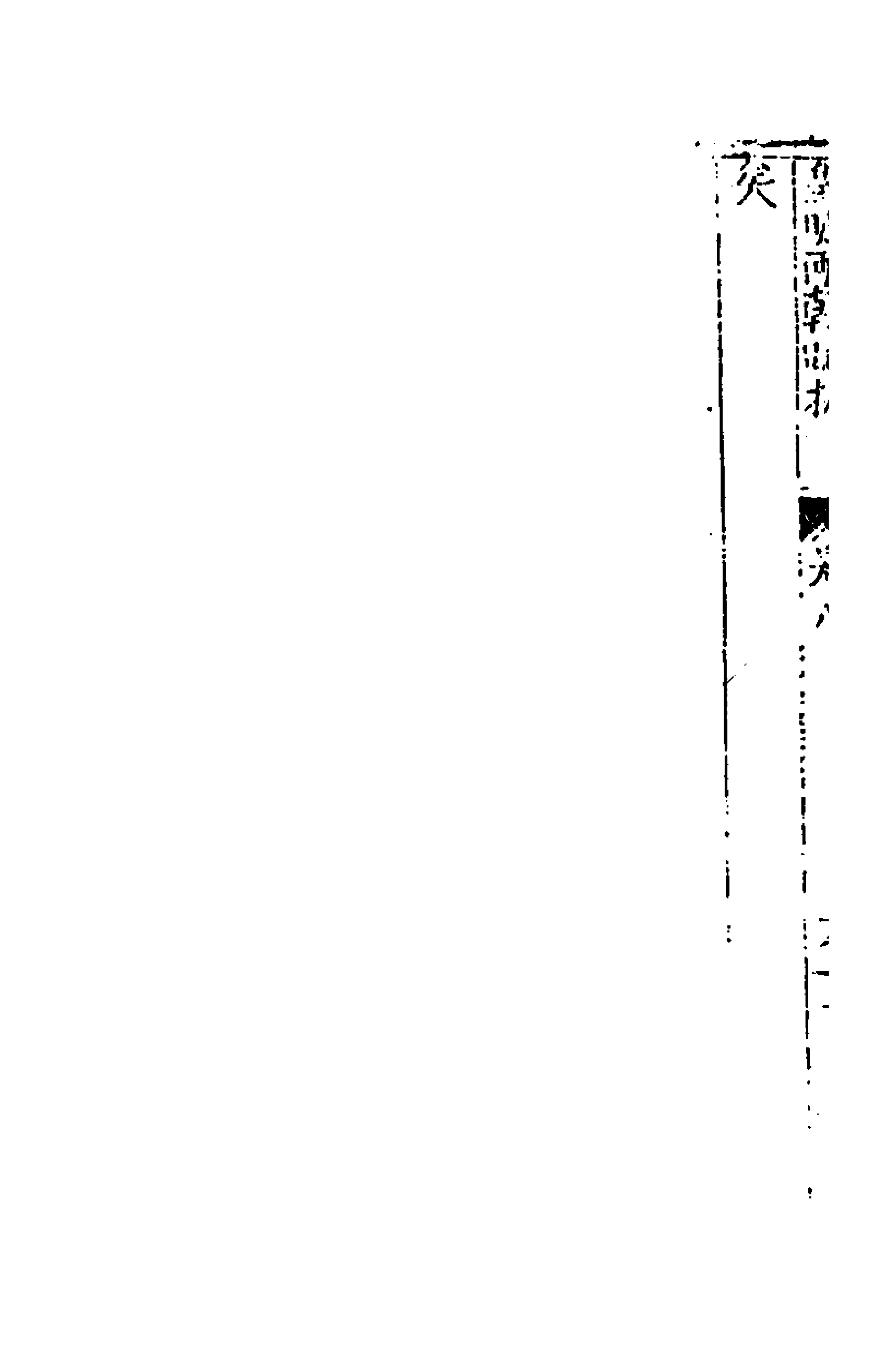
我　皇上所尤惻念者故在今日惟仰賴我　皇上之
節儉以開億萬小民之生路耳乃九月二十九日司禮監
傳戶部恭捧　聖諭買辦猫睛祖母綠石珍珠采欽此臣等
伏覩傳　旨戶部之時羣胡哉謂此當秋防之日我
皇上必憂邊餉不足而　召諭之也此當天下告災
之日我　皇上必憂百姓賑給無措而　召諭之也今
諭之者為買猫睛珠寶等物大小臣民無不驚愕臣等竊
聞聖帝明王不貴異物惟貴安民當此小民不安之日而
猫睛等物在人若饑之不可食寒之不可衣所謂異物我
皇上何貴視焉況此異物乃　宮中之庫藏所必有者看原

自足用矣必責之戶部召買也漢文帝惜百金之費為中人之產不肯妄費如貓睛者一顆不啻百金千百金之積千百之生靈膏脂在焉 皇上損此有用之財以買此無用之物諒 節用愛民之心必大有不忍者矣今一開召買珠寶之端實深損 皇上節愛之德稍知忠愛我 主敢不力為諫止乎 祖宗累世節儉相傳自我 聖祖深鑒前代奢侈之害碎胡元水晶之漏卻陳氏鏤金之床有司奏造 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飾者皆令以銅為之 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儉約非身先之何以率下開奢汰禍亂之源未有不由小以至大者 聖祖儉德如是 皇子

神孫世世守之遂使天下富安府庫充足傳至 先帝初年 祖宗之庫積厚矣自末年小人妝誑開召買貓睛珠寶之門以及土木齋醮等費遂致 祖宗累世之積費用罄竭而天下之民力盡疲 皇上登極效 先帝之初年除末載之弊政四海之內惟君更生乃今忽傳此 諭豈我 皇上節儉之初意哉大小臣工天下萬民不為此一物惜而為我 皇上之 節儉聖德惜為府庫空虛百姓之困窮惜 先帝末年特猶可新以府庫猶未盡空百姓猶未盡窮也今者 國匱極矣民窮極矣萬民仰望皇上節儉如望時雨臣有人心者孰敢不力贊之 先帝

承 祖宗蓄積之後不節儉猶可以支持 皇上繼 先
帝虛耗之餘一侈費必難以措處倘有以
事為 皇上言者乞我 皇上憐念天下府庫百姓不加
罪之必深絕之仍 崇節儉之 聖德焉昨
減省未嘗妄費之 旨出自 親灑宸翰惟時 聖諭一
聞吏部朝 覲官一問戶部銀兩我 皇上獨於戶部覆
旨特灑 宸翰賜下臣等固仰知 皇上留心節儉已至
真足以動 天地配 祖宗克光 先帝之令德也今猶
購綠寶石珍珠之買此寧不可節儉寧非 皇上所謂用
度可十分減省者哉寧可謂之正供可以妄費哉 聖謨

洋洋言在人耳天下之民方切[illegible]傳誦要必永保 聖謨於
恤民乃所以示仁於 聖覽乃所以示信於 制用乃所
以示議於 祖宗繼述乃所以示孝後隊之開甚非 國
家之福也且當此 國貴民貧之極又萬萬不堪此者寧
不大可隱憂也哉伏乞 皇上法 祖宗累世之儉念十
分省減之 旨思府庫空虛之極憫百姓窮困之災仍
賜收回 成命將貓睛珠寶等物一切罷買此後惟一
意尊尚儉省以光 帝德以濟時艱永底四海之生大隆
九重之福日光前費用既省府庫漸充天下百姓可安
國家元氣可復久安長治之休可綿之億千萬世而弗替



一罷征邊關商稅以通貨財疏　　　劉頴

臣切惟國家立制至為精詳　祖宗慮患至為深遠苟可以利　國家安邊徼而無損於生民不貽禍於來世在　祖宗朝當先為之矣有待於今日興利生事之臣哉夫　祖宗立制商貨征稅悉有定規稅其一不稅其二征於彼不征於此非不慮遺昉之費也亦非無所為漫不為之所也其体國之深退慮患之至計有非私智邪謀瑣瑣小夫所能窺測其微　聖子神孫萬世帝王基業之慮蓋不淺淺焉臣嘗稽夫古帝王之治天下所以抑末固非利其利也關譏不征所以禦暴誠不忍病民也我　大祖太宗卷

有寰宇法古以治内而兩京則有宣課司之設外而府州縣則有稅課局之設魚課有河泊所之設鹽鐵則有場冶之設至於木竹有工部抽分廠之設州船有戶部鈔關之設其取利於民極爲纖悉而周密矣獨於沿邊諸關則未始有商貨之征也 陛下纘承丕緒遠追古昔近法祖宗正德年間添設抽分及 皇店之類凡以病民而罔利者 詔書一切裁革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而 陛下之政一古昔帝王之政天下臣民稽首欣慶其老羸者咸願須臾無死庶幾見 德化之成也今太監李能不能仰承 德意喬惟治理顧乃陽假修築

邊關之邪謀陰濟漁獵罔利之私計欲於山海關抽取往來客商門単使用以備城堡敦臺修葺之費上以熒惑聖聰使 陛下聽之而無可疑下以掩蓋公論使天下非之而無可舉輩若出於至公心實懷夫規利信有如該部之所奏論者誑蒙 陛下允從其請而不禁制其弊不許役歟此 陛下之心雖有在於利國實又甚夫病民真公天下之 盛心也然古人有言曰與一利不如除一害誠使李能之請一出至公而無私有利於國不病夫民臣有知其决不可從也何也夫商賈小民棄父母離妻子涉山海之遠冒關塞之險以負擔石之貨正欲圖錐刀之利以

為生耳且所經過稅務部嚴驗稅抽分輸於官者屢矣今
復抽取門单使用幾何而不重病之也此其不可者一也
沿邊關塞地方寒苦物產稀少民用不貲未免仰給客商
今若又使客商告病則財貨將不通矣財貨不通民用又
安所取給哉此其不可者二也又況　祖宗設立邊關止
以譏察非常盤詰奸細耳城堡墩臺小有坍塌摘撥軍夫
隨時修築其有重大工程不肯費用則兵部奏行工部派
辦物料進用素有定處其備慮亦已周矣固不在於剝削
小民錐刀之利以為　國家斂怨生禍之胎也此其不可
者三也夫財者民之命民之有貨財猶其有脂膏骨血也

今使剝民之脂膏以民之骨血以戕賊其命則怨心橫生而禍不可測矣諺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變今使激之而生變萬一有如前日妖人之敎主事者起於倉卒夫豈不爲　國家盛治之累乎此其不可者四也且孟子有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臣願陛下愼勿蹈其言也臣愚莫識忌諱伏乞　陛下垂念遐關干係罷輟毋規小利致昧經　國之圖收　成命勿狥偏私之請則　宗社靈長之福天下萬世之幸也惟聖明留神采擇臣不勝欣懽願望之至

停買金寶以昭儉德疏　　李已

臣等於本月二十日據戶部接本官選到內承運庫署庫事尚衣監太監崔敏等奏為急缺年例金兩寶石等項事內開貓睛祖母綠珊瑚瑪瑙等項各數目不同欲令戶部作速買進以應該庫緊急關領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臣等竊惟財用 國家之首務節儉 人君之美德故古先聖王必加意節省以永保萬世無疆之治我 皇上節儉 天成同符往聖 御極未幾即 詔令停買珠玉等項臣等嘗伏覩其先年 聖旨有曰朕於各樣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你每還宜悉心措處以濟

國用大哉　皇言真　社稷蒼生之幸也矧今二年以來災沴頻仍稅糧不繼寇盜紛起所在皆然頃聞大同等鎮警報自右衛以達陽和天城諸處胡馬數十萬絡繹不絕雖目下未敢長驅而禍機實難逆度此從來未有之事邇近無不驚駭臣等昨查得太倉老庫並外庫實在銀僅三百餘萬兩糧僅七百餘萬石且各邊年例尚未全給使今年幸保無事猶難支持萬一秋高馬肥黠虜深入不知一應兵馬器械糧芻犒賞何以待之此正　皇上宵衣警惕之時舉　朝臣子披腑獻籌之日該監乃欲輕動太倉銀兩買辦金寶貓睛等項以供一時玩好如　陛下令德光

年　詔旨各邊糧餉何哉臣等訪得貓睛祖母綠等物每塊約用銀百兩西珠每顆約用銀二三十兩夫　天子至尊無上初不藉此為美有之於　陛下何加無之於　陛下何損臣等不為　陛下財用惜獨不為　陛下聖德惜不為九邊慮獨不為宮中之燃眉慮乎縱或　上供之物必不能免　陛下亦須俯念民艱查照　祖宗　列聖鴻規先帝二十年以前事例酌議多寡量行買辦以崇儉朴以實帑藏以待邊境不時之需臣等職掌所關義不容默故時披瀝肝膽昧死一言之伏願　皇上宣召輔臣查問太倉銀數大同虜情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閭閻杼柚之

可惟少 賜裁察更降 明旨將該監前項奏買金兩寳石貓睛祖母綠等物逐一斷自 聖心擬定數目應停者即 令停止應減者即令減去候邊報稍息從容查照施行後不為例如此則 皇上之儉德益光中外之歡聲愈茂府庫充足而不匱邊塞有警而無虞億萬年太平之基端在此矣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崇儉德恤民窮以永圖治安疏　魏時亮

本年九月内我　皇上諭買貓睛寶石未幾裕冢　賜罷中外大小臣民鮮不懽忻踴躍謂我　皇上軫念匱乏之眞聖主恤民之仁惟懷永圖眞　聖主節財之義罷珍玩勤聽納諫　離照之明方　諭買即停止奮　乾剛之斷聖德傳播如是臣等犬馬愚衷曷克揄揚於萬一也迺今十二月初七日司禮監仍傳　聖諭買各樣寶石珍珠精緑鑽多實娑三日要隨該戶部具題節奉　諭旨嚴急不一而足臣等伏覩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言帝王保守天位在人民而保聚人民在財用古先哲

王珍玩不事異物不貴汲汲焉惟以養百姓節財用為先
所以致治一時施聲萬世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也　太祖
高皇帝嘗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於宮中無事時輒取孔
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萬
世之師又嘗曰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於是却文石御銅器
且敎　太子諸王曰前代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當記吾言
常存儆戒是以　聖子神孫祚貽萬世無非　太祖之所
留也　皇上登極首罷採買專尚節儉嘗讀　聖旨有曰
朕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可謂遠邁哲王近法　聖祖
天下百姓何幸焉　宗社臣工何幸焉今者　諭買珠寶

各樣鷂料所費不止分毫　皇上儉德寧無少累臣等嘗
聞之節儉必謹乎錙銖侈費率由於玩好犬馬愛　君寧
忍欺君矧昨者貓睛罷買薄海內外已傳　令名一旦改
之殊駭觀德左氏有言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
難以唐玄宗之陋尤能焚珠玉於殿前誇令名於天下說
者謂殿前之焚稍似沽名之過然玄宗令名竟與太宗憲
宗媲美稱曰三宗未必不自沽名之一念起之也短之者
不過謂其儉德不終令名更損我　皇上罷買貓睛諸玩
無沽名之念有令名之實今復有寶石買辦之　諭遐邇
臣民寧不為　皇上之儉德令名惜我舜造漆器諫者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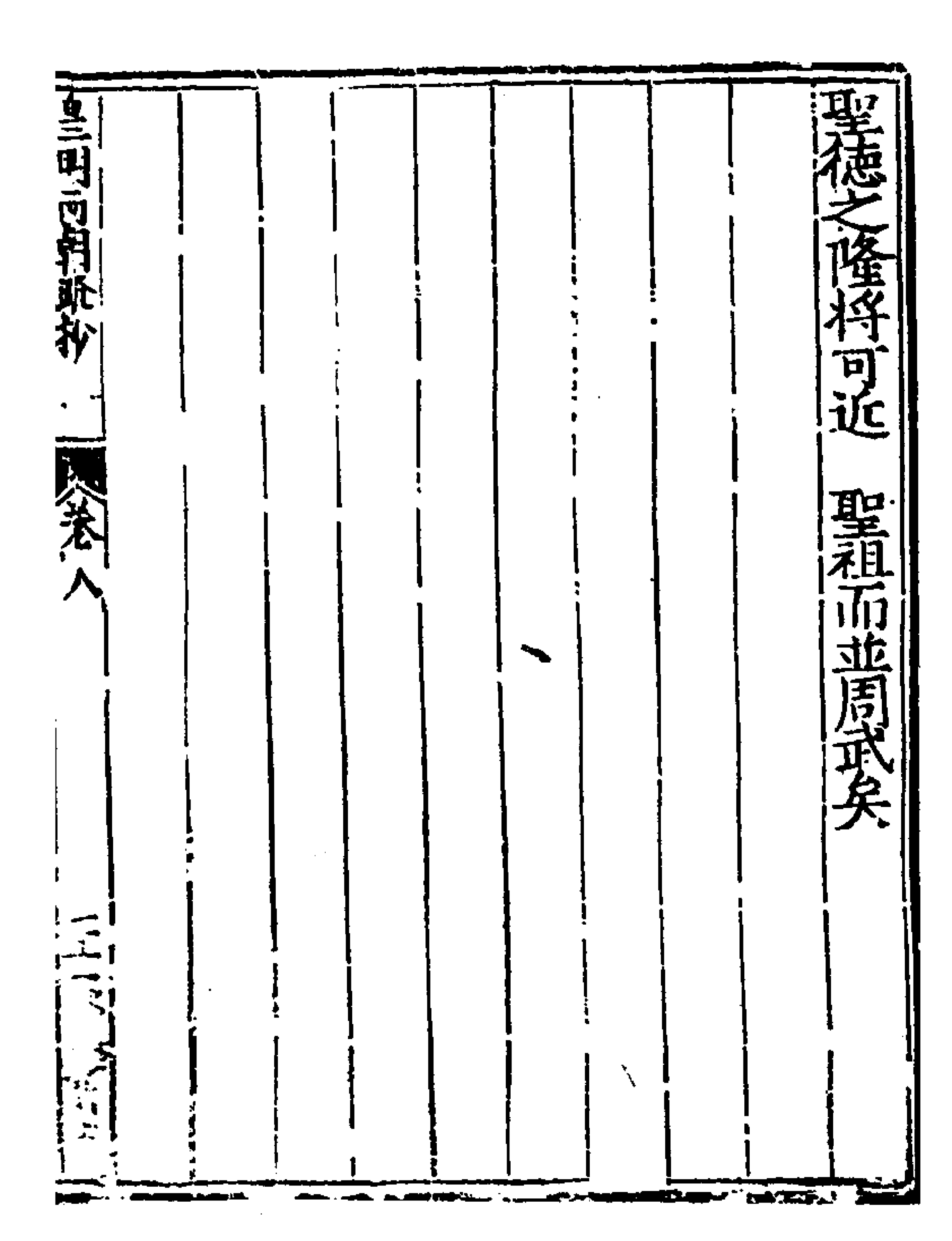
人夫漆器用物也造用物且諫則買珠寶等之異物寧忍於不諫乎此而不諫非以堯舜望我　皇上亦非以舜之臣自待也况且災變異常人情洶懼一歲之中無論天裂星殞地震山崩雨豆雨蟲諸怪即近日山西以一男子變為婦人前此所未聞史冊所不載陽變為陰朕兆匪細　皇上接於目能不儆於心乎長至之後　京師陰霧浹旬夫春霧則恒有之若冬氣歛藏更值寒雪迺霧連晝夜舉目蒙晦即其象占尤可深思切懼者盖今日之天下百姓困窮盜賊將起官風不正虜患已深　宗室衆貧不可以為生兩廣危朝不能以保慕言及根本寔可痛思　聖上

在上正宵旰明作之時臣工在下正交修共勗之日要必
喜怒刑賞之政務感人心理亂安危之幾輒動 睿訪百
官舉職大臣法小臣廉四海更生遠者來近者悅兵戎詰
而神氣張屏翰寧而元氣固庶使天下長治萬世永安此
非所急而速惟珍玩珠寶之祟恐非 聖朝美闡也我
皇上節儉聖德性本天成茲者懇乞 俯念民窮益光
聖儉將異物罷買 明旨再申則 聖主聖德愈彰中外
惟呼愈甚即一事一念之間見 宗社生靈之福而天下
萬世之治安信有不難於致者是在 皇上一轉移之間
而已臣無任殞越瞻望之至

乞省無益之費以昭 聖德疏　　雷應龍

近該稽考光祿寺錢糧見有所謂鷹犬肉虫蟻食者計每歲猪肉一萬六千五百餘斤綠豆藕秫共五千二百餘石臣竊疑 陛下即位以來謹身節用惟日孜孜未聞有珍異之好為此上之役也今畜養禽獸者所費若是豈以為小事不足恤乎夫聖如周武王受一獒之貢似不為過其臣召公奭即作誥致戒謂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孔子筆之於書垂訓萬世 陛下豈未嘗念及此乎況今災異連年民窮財盡前項牲口雜粮多係小民典田産貨子女方能辦納固不可使糜於禽獸之口又況近因祈寒京城內外

乞食貧民死於凍餓者道路枕藉而莫之能救何忍使無用之禽獸反得饜飽食於百姓之膏脂也孟軻氏謂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陛下抑豈未嘗念及此乎遠者固未暇論昔我　太祖高皇帝因句容縣有虎為害遣人捕獲之豢養民間飼之以犬參軍宗思顏言其無益　太祖即忻然取二虎一熊皆殺之分其肉以　賜百官此誠萬世之所宜法也伏望　陛下念小民輸賦之甚艱察禽獸之無益屏去鷹犬垂蟻之畜停免肉豆蒭菜之供為天下惜財不為玩物而輕費民財為　聖躬全德不為玩物而重累　聖德則



聖德之隆將可近

聖祖而並周武矣

重惜事體以正朝廷疏　林俊

近該東廠太監尚昇督受民趙紀詞狀奏奉　欽依差錦衣衛官校拏解知府郭九皐等來京問理一事已經科道官連日抗章糾正其失節奉　聖旨未賜允納昨日又奉

聖旨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贓私數多特差官校拏解來京待解到之日朝廷自有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據趙紀告稱因定國公家奏陳土豪父隱功田被知府郭九皐問發伊男趙文子充軍仍訐懇九皐并同知張守接受馬甫廣等金銀致死人命等情臣查得定國公徐光祚於去年實有此奏奉　欽依著撫

按官會同原差科道部屬官選委公正人員審勘明白議
處停當來說欽此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孟
春巡按監察御史郭同臣與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
張希尹行委知府郭九皐同知張守定國公奏內事情從
公查勘續據該府勘明申稱奸民趙紀違例投獻捏稱馬
甫膺等蹦占等因已經都御史孟春會同具奏外據今趙
紀所告前事則是摭拾原勘官員中間似有依憑城社之
迹姦弊顯著法當懲治柰何反開告訐之門遽煩差官之
獄況　朝廷設官分職自有定制臣下奉法任事各有常
守今天下一應詞訟內則從三法司外則從按察司及撫

按衙門 宗以來守為成法况東廠原奉 勑諭責在
緝事專為京城其永平府係直隸地方遠在千里縱千人
命贓私自屬彼處撫按衙門東廠委的不應受理又不當
輒與 奏聞趙紀縱有寃枉重情自當赴本管上司陳訴
若有見監人犯亦合具本奏行法司不應驀越東廠首告
今尚景昏昧於事體輒首民詞既以聞之 陛下一時未
察不宜付之所司輒差官校拏解今日舉措奚於事體非
宜臣 陛下之旨曰待拏解到日朝廷自有處置臣謂朝
廷處置亦惟有法而已今拏解之舉已為法外之事臣不
見法外行事而可以服天下者也且朝廷行政貴識體要

人主為治宜攬大綱即使郭九皐拏解到日鞫問貪酷是實 陛下猶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頗類苛察足傷大體設或趙紀所告涉虛九皐收遞而死則虧損聖德孰任其咎今據紀一面之詞未經勘鞫直為不辯而九皐先已褫奪衣冠身就縲絏道路興嗟甚非美事風聞四方人人解體恐非 國家待士大夫之道也況此事根因原屬撫按衙門所告情詞牽連人犯頗衆徒使拏解到京終是難與結斷萬一盡屬虛謬於 朝廷所損非輕臣愚乞 陛下俯垂明察示人至公無主先入之言勿與臣下爭勝特降 明旨將知府郭九皐提解永平府聽理將

趙紀所告事情選差刑部錦衣衛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
直隸撫按官逐一體勘待勘得鄧九皐等贓私是否害人命
果真然後拏解前來處以重典以為天下貪酷官員之戒
實為未晚若趙紀所告事出誣罔則亂法之姦罪在不赦
亦乞　朝廷從重處治用懲頑梗如此則事理不失法令
亦行議論自息朝廷正而人心安矣臣昧冒進言無任隕
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大臣終制以植綱常疏　何維柏

臣本月初六日伏讀　聖旨毛伯溫著在院管事臣謂陛下待大臣可謂至矣然猶有未安者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以為法國史記之以傳後誠不可不慎也臣以為起復一事關係　國家典章甚重連日惴懼不已於言伯溫素行臣不盡悉其為御史時在湖廣素有青天之號　陛下久知其能足以重委故援金革之例起之於衰絰之中　天語叮嚀勢不容緩伯溫感激被　命亦不敢再辭忍情赴道決期而至蓋實以厚報　陛下而不忍傷知遇之隆者此時情事實不獲已今者幸賴　聖明感

格之誠得止安南之役六省生靈既各遂安居之願獨伯
溫一人不得以慰孝思之情夫天下未嘗無父母之人也
故三年通制達之貴賤而皆然人子至情雖加一日愈於
巳故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伯溫以 國
家大事奪情起復猶可言也今既無事矣則當乞 恩求
懇終餘服以報父母之懷顧乃延留 朝署苟且日月不
能以情事懇求是可謂自奪其親者矣然臣觀伯溫之所
未及陳懇者有二一則感 陛下之隆恩已有 明旨而
不可遽違一則以衰凶在衣所當諱避而不敢於輕瀆故
隱忍以自徇耳夫諱避乃一時之私情人倫實萬世之常

道故茍含悽於公所內不能以自盡則非所以為子進退
無據外無以禀於　君則非所以為臣大節一隳前美盡
棄故臣願　陛下保全伯溫之節廣錫爾類之孝責令陳
情乞終禮制臣春間曾閱伯溫陳辭本內云七月二十日
服闋則是守喪之時無幾而報　陛下之日甚長也臣願
陛下矜其不得已至情令其暫回原籍以至家之日為
始補衰者離次之時以足三年之制畢事乃起一如常例
如　陛下念其遠來不忍遽去不得已暫令移出郵門擇
閒僻之館處之以奉晨夕盡禫而止然後方面拜　朝廷
之恩出履臺綱之任是本經以從權誠一舉而兩得則天

下皆知　陛下善以禮導其臣大臣能以禮律其身無爲
後世譏誚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富公竟
不可奪仁宗卒從其請天下後世咸嘉其君臣賢明共由
是禮而不悖如使伯溫今日果於自奪而不亟請大臣不
以爲非小臣不以爲言則天下後世謂　陛下聖明之時
猶有此事伯溫之才猶恐爲此則胥效成軌循私滅倫將
無所不至矣異日國史演之曰大臣起復自　陛下今日
始矣豈不可深惜哉臣日夕痛心以所關至大一念至誠
不能隱默謹此控陳伏乞　聖明裁斷則伯溫幸甚世道
幸甚不勝殞越祈望之至

之後必皆感恩思奮以圖報稱將來績效可必其有大禆補聖治無疆之休者宗社幸甚天下幸甚